

中国 好故事

用优美的故事传播伟大的思想

The Story
of China

全国环保故事大赛一等奖获奖作家作品

恶狼谷奇遇

鳄鱼的自卫反击

狐狸的妙计

将军少年行

野狼的嚎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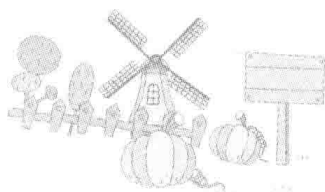
高玉芳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 好故事

The Story
of China



野狼的嚎叫

高玉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狼的嚎叫 / 高玉芳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3.10
(中国好故事)

ISBN 978-7-5008-56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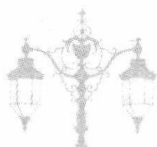
I . ①野… II . ①高… III .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35985号

野狼的嚎叫

-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董 虹 杨博惠
责任校对 张圣南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营销出版部)
(010) 82075934 (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野狼的嚎叫	1
峡谷历险	10
十二红	20
枣红马	25
鹰雀	45
非编警犬诚诚	57
灵猴金毛	68
野猪祸事	78
两只壁虎	83
饿狼谷奇遇	87
耕牛黄黄	94
瘸鸭贝贝	101

鳄鱼的自卫反击	106
放虎归山	110
狒狒巴克	115
狐狸的妙计	119
将军少年行	123
军衣	146
香浓普洱茶	151
不速食客	164
夜色阑珊	171
归来	175

野
狼
的
嚎
叫



狼怀夺爱

玛兰沁夫说得没错，我这“点点”的确是只狼。1990年，我从同学那儿换来一条苏格兰牧羊犬，这“小姑娘”才半岁就有小牛犊子那么大。它尖尖的头和宽宽的肩，披着一身褐色长毛，肚皮和腿却有一袭雪白短毛。我打算给它物

色个如意郎君，就找养父给出个主意。他说起早年村里有条雌藏獒，发情的时候，一到夜里就往草原深处跑。三个月后，它生下一窝崽，长大后都是一副狼相，凶狠机警，几百只羊在它们的看护下，像小鸡一般老实，不敢离群半步。

听了这话，我忙央求养父带我抓只小狼来驯养。

这天，我们骑马来到一个荒凉的小山包细细搜寻，总算发现了一个洞口。我趴在洞口向里瞧，黑暗中，有四只绿色“小灯笼”。我们先在洞口架好网，找来湿柴和青草，点起滚滚浓烟，用草帽把浓烟往洞里扇。过了一阵，大概被烟呛得受不了了，两只小狼窜出来，一头撞进了网中。这两个小东西长得一模一样，四只尖尖的耳朵顶上，都长了一小撮白毛。

我和养父怀里各揣一只，正要离开，老狼回来了。看见孩子被抢，它愤怒地扑过来，养父被扑倒在地。我慌乱中开了枪，火枪在公狼头上开了花，它痉挛一下，躺下不动了。我被身后的母狼扑倒，养父爬起身，朝母狼开了两枪，一枪打断了左后腿，一枪削去了半个耳朵，它一瘸一拐地跑了。

我和养父策马绕过一片树林，拐上一条羊肠小道，不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刚才逃走的母狼带着数只狼正候着我们，发出愤怒又凄惨的嚎叫。养父叹了口气，说：“唉，母子连心哪。”他从怀里掏出小狼放到地上，小狼跌跌撞撞地向妈妈走去。趁母狼和小狼亲热之际，我们俩落



荒而逃。

我怀里揣着的小狼，因耳朵尖有一撮白毛，被我取名叫“点点”。它和苏格兰牧羊犬褐玉一起长大，从小耳鬓厮磨，亲密无间。一年后，褐玉发情，它们也顺理成章地结为夫妻，生下四只混血儿。看羊护圈，“点点”绝对是一把好手。

玛兰沁夫听说我养了只狼，找上门教训我说：“你怎么养那玩意儿？白眼狼，养不熟的，早晚要吃亏。”我不理睬他，他又警告我：“村里有这么个东西，会安宁吗？我家要少了羊，准是它吃了！到时候找你算账。”

骨肉相残

没过多久，玛兰沁夫就带着两个儿子，手持棍棒，打上门来，问：“那白眼狼在哪儿？今天我非打死它不可！”

我不吭声，冷眼盯着他。那年，我父母冒雪去林里打柴，被凶恶的狼群围困，父母爬上一棵大树呼救。正好玛兰沁夫骑马打猎走过。他连枪也没敢放一声就掉转马头溜掉了。等养父闻讯赶到，发现树干被狼群拦腰咬断，大树倒在地上。父母的衣服被撕烂，留下两具赫赫白骨。这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我抄起棍子冲玛兰沁夫说：“点点就在我屋里，你动它试试！”玛兰沁夫气焰沉下一截，说：“昨晚它带狼咬死我家5只羊，你说咋办？”我气不打一处来：“你胡说八道，点点昨晚根本就没出屋！”他两个儿子一起大声嚷嚷：“你还护着那白眼狼！我们昨天看得清清楚楚，

就是那耳朵上一边一撮白毛的狼！”

点点在屋里听到吵闹早忍耐不住了，它“呜呜”发出愤怒的嚎叫。正剑拔弩张时，养父进了门。问明情况，养父让玛兰沁夫先消消气，要真是点点作怪，再打死它也不冤。

我最听养父的话。当年，他见我无依无靠，毅然收养了我。那时他已50岁，妻子刚去世，他老人家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18岁那年养父患了场大病，一开始他咬牙挺着，怕影响我考大学，等我考完他才住院。这一住就是半年。我日夜在他身边伺候。这期间我接到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高兴一阵后，还是悄悄把它烧掉了，对养父说大学没考上。养父都70岁的人了，身边除了我还能指望谁？我不能当白眼狼，抛下他不管。后来，老师来家里，质问我为啥不去师范大学报到，养父这才知道实情，气得扬起马鞭抽了我几下，又捶胸顿足地哭起来……

我冷静下来，跟着养父去玛兰沁夫家待了几晚上，养父把黑丹带来为玛兰沁夫护圈。黑丹是纯种德国黑贝，我结婚分家时带走了褐玉，把黑丹留给了养父。去年黑丹发情，养父把它牵了过来，打算让它和点点交配。它们俩平常在一起玩得挺好，可当黑丹摇着尾巴向点点热烈求爱，点点却躲躲闪闪，还不时跑到褐玉面前，和它卿卿我我。养父哈哈大笑：“好你个点点，还挺心疼你老婆，怕它吃醋吧！”他把点点和黑丹带走，锁在自己的蒙古包里，它们俩这才洞房花烛，产出一窝混血儿。

一天后半夜，我们在玛兰沁夫家隔窗看见几只狼窜进了羊圈。黑丹扑上去和狼撕咬起来。玛兰沁夫大声嚷嚷：“瞅见了不，那不是点点是谁?!”我仔细看去，领头狼的个头、毛色，及耳朵尖上的白点，果真和点点一模一样。我心里一惊，莫非它真变成白眼狼，背着我还干这缺德的勾当?

只见那“点点”凶猛无比，趁黑丹和别的狼撕咬时，冷不丁咬住黑丹的脖子。那是致命的一招啊，黑丹是它孩子的母亲，它疯了?竟这么狠心!我拿着棍子正要冲出去，只见斜刺里又杀出一只狼，它旋风般冲过去，把咬住黑丹的“点点”一头撞倒在地。两只狼撕咬在一起。黑丹缓过劲来，竟帮助后来者撕咬那“点点”。这时，羊圈外的土岗上，一只狼发出凄厉的嚎叫。那“点点”稍一愣神，停下嘴，被黑丹和后来者死死咬住了喉咙，奄奄一息地躺在了地上。其他狼夹着尾巴溜走了。

战斗停止我才看清，那后来者两只耳朵上也长着白点，脖子上拴着一条铁链。这才是我的点点啊!可奇怪，点点并未发出胜利的欢叫，它狠狠赶开黑丹，围着那只狼嗅了嗅，鼻子里发出嚶嚶之声，然后趴下来，替那狼轻轻舔舔子的伤口。

这时，土岗上的老狼叫得更加凄惨，我拿手电照过去，看清那老狼断着一条后腿，左耳少了半只，正是当年受伤流血，冒死截下自己孩子的母狼——点点的母亲。我一下明白了：那只叼羊的“点点”，正是当年养父还给母狼的那只小狼，是点点的兄弟。现在，点点认出了自己的兄弟，

大概在那里为咬死兄弟而忏悔呢。我和养父心里顿时觉得沉甸甸的。

反哺孝母

从那以后，每天夜深人静，土岗上常常响起老母狼的嚎叫。点点听到叫声，就不顾一切地冲出去，经常彻夜不归。我不免有些担心，怕点点离开我，回到它母亲的身边。可点点每次会母亲回来，对我显得比平时亲热多了。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多虑了。

可接着我发现，家里的羊时不时地少一只。我想，准是点点出去会母亲，让别的狼钻空子，乘机叼走了羊。

这天晚上，我把点点从羊圈边牵回院里，紧锁大门。那晚，老母狼在外面凄厉地嚎叫，点点听了不住地撞门，急得乱哼哼。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我听见母狼嚎叫，可院里没有一点动静。我起来一看，点点不见了，门洞下有堆土，点点刨洞钻了出去。我悄悄开门出去看动静，只见点点正在羊圈里，凶狠地咬死了一只羊羔，叼着迅速跑向老母狼。老母狼大概饿极了，叼过小羊就大嚼起来。

我愤怒地抄起棍子朝老母狼冲过去，点点冷不防冲过来，一下撞掉我手里的棍子。我心里发怵，脑海里顿时冒出“白眼狼”三个字，难道它真要袭击我？

点点走到我跟前，摇摇尾巴，头在我身上亲热地蹭了蹭，突然趴在地上——是两只前腿跪在地上。我愣了，接着，它起身走向老母狼，它们俩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幕中。



啊？刚才点点是向我告别！

从那以后，点点再没回来过。

不久，玛兰沁夫又气呼呼地找上门说：“我早就跟你说，白眼狼，白眼狼，咋样？跑了吧？你引狼入室啊。指不定哪天把你吃了呢。哼，早晚我得敲死它们！”原来，昨晚有狼又叼了他家一只羊，他跑到我这里来泄愤了。

不知怎的，虽然点点跑了，我却不恨它。它把主人、妻子和孩子都撇下，去反哺年老伤残的母亲，从它身上，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不顾妻子反对，为方便伺候，就把年迈多病的养父接过来同住在一条炕上。

几年过去了。一个暴风雪的夜晚，养父老毛病犯了。我穿上羊皮大衣，捂着厚厚的狗皮帽子，踏着两尺厚的大雪到镇上请大夫。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窝里走，忽然，前面的雪地里亮起两盏绿色的“小灯笼”，后面也有动静，我回头一看，也有两盏小绿“灯笼”向我靠近。我顿时脊梁骨发麻，狼！它们要前后夹击我，这里前不着村后不靠店，谁能来救我！

我手里只握着把柴刀。前面的狼率先扑了过来，把我扑倒在地。我挥刀朝它乱砍。那狼也挺笨，没咬到我，倒被我剁了一刀。后面那狼飞快地冲过来，咬住我拿刀的手腕。我明白，两只饿狼我根本对付不了，说不定转眼间就被它们撕成碎片。强烈的求生本能，让我一只手握着刀奋力厮打，另一只手则掏出了手电，冲它们脸上晃来晃去。

狼怕火，怕光，强烈的手电光下，两只狼愣了一下。

我看到，前面的狼瘸着一条腿，耷拉着半只左耳。啊，还是那只老母狼！老母狼见了我分外眼红，再次把我扑倒在身下。正在我绝望时，另一只狼扑上来，一头把老母狼撞开。它蹿上去用前爪逼在老母狼身上，发出“呜呜”的威胁。老母狼好像蒙了，一动不动地喘息。

我的手电光再次亮起。救我的狼，正是点点。

“点点！”我惊喜地呼唤它，它深深看了我一眼，没走过来，而是悄悄拱拱老母狼，一起消失在雪夜里。我只觉得热泪在脸上冻得很痛。

野性回归

没过多久，我碰上玛兰沁夫，他得意扬扬地告诉我，他把老母狼杀了！他们在羊圈里设埋伏，摆下一盆香喷喷的烧羊腿，点点受到诱惑，果然进来，被几个人团团围住。这时，在土岗上望风的老母狼疯了似的闯进来，撕来咬去，全然没有衰老、伤残的模样。它威风凛凛地帮儿子杀开一条血路，用头撞着点点离开羊圈，自己则死死堵在圈口，挡住人们的去路，直到死在人们的棍棒之下。

从那时起，土岗上经常有一只狼在嚎叫。我知道，是点点在呼唤母亲。我几次去找它，想把它领回来，可我每次走近，它都悄悄走开了。

一天清晨，从玛兰沁夫家传来阵阵哭声。原来，头晚玛兰沁夫去邻居家喝酒，一夜未归。天亮后，人们发现他静静地躺在雪地上，尸体完整，衣帽整齐，只是脖子上被



深深咬出了数个血洞。我心里明白，这是点点来复仇了。

土岗上的狼嚎消失了，点点也不知去向，我盼着有一天，它回来和我们团聚。

有一天，我在家门口发现一只山鸡。后来，我又发现在褐玉的窝里，摆着一只完整的野兔。我明白，这是点点送来的礼物。

一天深夜，我悄悄守在门口，看见点点正费力地把一只黄羊拖到门前。我闪身出来，和它打了个照面，求它：“点点，回来吧，我们想你。”

它停下来看看我，刚向我迈过来几步，又机警地停下，转过身向原野跑去。我顿时泪眼模糊，亲爱的点点，它与人积怨太深，已回归野性，再也无法回头了。



峡谷历险

在小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有一处神秘的峡谷。它山高林密，草深水清，人迹罕至，仿佛一块“世外桃源”。

40年前，爸爸和爷爷采药迷了路，在老林子里转悠了几天，误打误撞闯进此地。见这里药材遍地，獐狍野鹿成群，爷爷随口给它起名“狍子沟”。爷俩在沟里采药、打猎，并在野

兽出没的小径上挖陷阱。陷阱通常有四五米深，口小肚大，呈坛子形。听爸爸讲，他那年16岁。每次挖完后，童心未泯的他都会在坑壁上刻上一只鹿，用白色兽骨头做眼珠，插繁茂的松枝当鹿角，还在它身上镶嵌数颗开花的松塔，俨然一只梅花鹿的图腾。哇，说得我真想亲眼见识一番。

如今，爷爷早已长眠在狍子沟，爸爸也从英俊少年变成白发老翁。以往每年夏天，爸爸都要来爷爷坟上扫墓，去年还带我来过。今年爸爸患上严重的类风湿，两腿红肿痛疼，起不来炕，又赶上我们中学放暑假，祭奠爷爷的事责无旁贷落到我肩上。我还肩负另一个使命：捎带为爸爸采撷纯天然中草药治病。爸爸对我单独进山颇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别乱跑，免得掉进陷阱，怕我受潮得风湿，还硬把充气床垫塞进我的背包。真唠叨。

和当年爸爸进狍子沟年龄一样，我也恰好16岁。我攀陡壁，踏松涛，在小兴安岭腹地摸爬了七八天，精疲力竭地变成脏泥猴，才到了狍子沟。当年，爷爷就是在这里误落陷阱身亡，被爸爸亲手埋葬在这里，永远和这里的山林相伴。

我来到爷爷坟前，在松树下摆上供品，焚香洒酒祭奠他老人家，了却了一家人的心愿。

忙完这一切，我掏出爸爸的小药铲，开始在树荫下草丛中采药。这时，我闻到一股浓郁的幽香。这香气似浓郁的花香，又如姐姐头上散发的香奈儿气息。嗯？这香气是从哪里飘过来的？

我正纳闷，忽然，一群美丽的香獐被惊动了，四散奔逃。一只胖胖的香獐狼狈地跟在后面掉了队，它跑跑停停，步履有点艰难。我好奇又高兴，喊笑着追上去：“喂，胖家伙，等等。你现在受法律保护，我又没枪你怕啥嘛！”

那胖香獐扭头见我 又追又叫，紧张地加快几步，转眼没了踪影。

这些刚消失的香獐让我忽然悟到：啊，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麝香？好香啊。

我继续在半人深的草丛里采药，一不留神，脚下忽然踩空——妈呀！我身子一歪，坠落进黑暗的深渊，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我感到似乎有只湿热的小手在轻轻抚摸我的脸，一股浓郁的香气冲进鼻孔。我睁开眼，原来是刚才那只胖香獐，它正用粉红的舌头舔我呢。我明白了，胖香獐和我是一对倒霉蛋，先后坠了陷阱。坑里黑洞洞的，坑身有两房高，坑沿杂草丛生，露出小小一片蓝天。幸亏坑底厚厚的青草像柔软的垫子，才没把我摔坏。我顿时火冒三丈：谁这么缺德，都什么年代了，还挖坑狩猎，等陷阱主人来了，我非好好骂他一顿不可！

我一次次试着拨打 110 求救，总是忙音。我醒悟过来，这荒山野岭手机根本不在服务区。手机早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郁闷！

我只好定下心，等待陷阱主人来救援。我弄好充气床垫，拿出食品。这才发现胖香獐的一条前腿摔断了。我赶